葉文敏公集

葉文敏公集

序

序

送少師曲沃公　予告歸里序

少師曲沃先生致政之八年
天子特下詔徵赴闕諸門下士相謂曰先生其肯來乎
其曰先生必至已而果至未幾引病抗章乞休
天子不允遣近臣視疾太醫治湯藥諸門下士相謂曰
先生其可去乎其曰先生歸決矣已而果力請得
俞音以某月日治裝西歸或有問曰子何以知之曰
國家事事超越前代獨臣下進退之間稍為遜古先生

方優游田里
天子睠念舊臣不告於外庭不訪於近習特下
尺書徵入自輔說者謂
本朝數十年來無此盛典夫先生豈若小丈夫然哉其
肯卑己守固潔一身之名不疾出以成
明主之美傳之史册誇耀無窮乎今既視政數月中外
號稱無事而先生靜觀則隱憂不鮮矣當今之患在仕
進之士嗜得無厭難進易退之節不明於天下而居髙
位者又無以倡之先生處百僚之上自以筋力弗堪引
古者老弗任事之義奉身請退以躬行為表率庶幾一

時之人知爵祿之不可倖居爭相勉於廉恥之路其視
尋常去位者輕重何如哉故某謂先生之出處得其正
武又曰
天子以隆禮起先生不久而聽其去何歟某曰禮卿大
夫年旣老則君賜之几杖安居於家歲時餽遺膳羞被
服不絕國有大政則使人就其家訪焉令先生之居不
在王畿千里之內
天子特賜乘傳俾官月給人夫廩餼優崇之意有加等
矣萬一朝廷有事遣單車必使就而訪之先生雖老深
謀遠慮精幹少年所弗如定大策決大疑出之沛如也

故其謂

天子之待先生得其宜於是諸門下士復相謂曰有是

我徽子之言不知先生用心有如此不苟然者也請以

質之先生因述其語爲送先生序

送嚴侍御還　朝序

贈行奚為有言乎季路將行孔子曰贈以言乎贈以帛乎而晏子亦曰嬰今贈人以財君子贈人以言久矣夫言之不可已乎雖然古之工言者戒以頌戒以規必視其人職之當為而正告之今嚴子官御史應召還闕以言事為職予將何以告之乎伏念一載以來

天子宵衣旰食數詔諸公卿訪求治理而在廷之臣毛舉細故未有取制治清濁之本侃侃然陳之吾

君者此遠近之氣所以結轖而不伸也今天下之患莫大乎無恥不立而習俗日壞始于士大夫而漸被于衆

膠結牢固而成不可解之勢者以爲非在上者激勸而更張之將不知其非也古之王者欲天下之有耻也必示之以禮使人人自重而後可戒其倖進欲天下之皆廉也必導之以祿使人人自給而後可責其不貪今在位之人其難進而易退者少矣其不以官爲家而朘削以自養者抑有少矣此其故亦可不思而害可慮也海隅承平國家無事士皆偷合苟容一旦有緩急所謂伏節守義指之不柔靡之不去者庸有其人乎夫常人之情振厲奮發之會庸材皆知自勉而頹隨委靡之日則賢者不能自拔況乎上下一轍視爲固然人無愚智

爭趨乎此然則政務何由而理民生何由而息人心何由去邪而從正風俗何由革薄而歸醇以副吾君求治之至意乎誠欲激勸而更張之毋乃如前所云示之以禮厚之以祿者宜少加之意乎若夫兵農錢穀簿書獄訟與一利除一害有司之事不足辱吾君之聽覽明矣嚴于居臺中桀出其偶退而息于家深思獨覩必能取制治清濁之本佩佩然陳之以慰遠近之望也故于其行舉其職以贈

送成侍御視鹺兩浙序

國家所需者財賦也財賦者國家治平之資財賦足則理兵寄餉貯緩備急之間綽有餘裕而談徹幹濟之美出爲財賦不足政事不脩是故言財賦於今日無不以國家所需莫是爲先也數必取盈不惟盈也且求益於盈之外爲司計者以是爲才否則汶汶無稱譽所亦勢使然矣顧吾竊觀古之言足國者或不以供諸官府爲足而以藏諸民間爲先夫爲是說者又豈無故歟哉國家財用歲仰給東南而吳中之賦甲天下外此則兩浙諸郡壤錯趾接其賦之所入時與吳相表裏而榷鹽

之政則吳之四郡獨隸於兩浙鹽使者共轄之使者歲

一更

天子往往慎擇其人今御史樂安戚君特奉

璽書往督其事君素稱循吏是行也適當度支告絀之

時以君之精強心計悉其爬梳鉤斂之能正供之外奇

羨必多人蓋以是期於君而以為稱職者而余望君之

意倘不謂然兩浙當閩粵用兵以來歷六七年商人竈

戶無不凋瘵耗斂其於稅課之供方日望其減而何堪

有加也浙河東西之間役車苦不休息而水旱為災農

末之資盡為海上用師方未已沿海腴壤悉為曠土溫

台以北蘇松嘉湖以南轉輸供億靡有寧晷其有能治牢盆工煎鍊為行商居賈倖什一之利者殆無幾矣凡此皆

朝廷之赤子也宜何如恤之欲承奉掊尅之吏一切以苛歛趨辦為能其於民之疾苦非盡無聞見者亦非徃之偏近利也喜功競勝之意多以為榮進之途在是而藉口曰吾以佐國用之不足夫國用誠不足亦思苛歛趨辦之果能足國者乎竭澤而漁非不得漁而明年則無魚焚林而田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李梅實多者後必衰士大夫為國熟計宜何如君儒者所見遠且大至

若揆槩取況夫豈其意當必有恤商寬竈之政休養生息尉此邦人者然則以爬梳鉤剔進奇羨之息爲君能吾知君不屑也已君與予兄同舉進士余又辱官同朝輒爲一言以附贈處之義顧君有以復之

送王十一郎中主試四川序

王子貽上奉命主四川試將行問於其友葉子葉子曰朝廷復以經義取士於今五年以為國家最重者聖人之書士子所習即聖人之道所推衍綴説即聖人之餘論緒言期待之良厚矣而今之名為經義者益務苟得不肯從事乎學不過每歲有司中式取之文句剽而字竊之轉相摹倣僥倖一第則無知之子儼然與縉紳相揖讓而求書不觀文武之道棄如弁髦上如是以求之下如是以應之噫可慨也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説學而卜周之微今吾朝景命方隆中外之士爭

欲以文學自見而經義之敝中於人心如此有識者咸
閔閔焉憂之然吾子身司厥事者乎敢以告于則又曰
吾子被　命校士而得蜀蜀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以
來代有聞人陳子昂顯於唐蘇氏父子兄弟顯於宋皆
雄駿非常之士迨至於今可稱道者特寡豈天之生才
前後豐嗇之不同與吾聞二蘇登第歐陽公實知貢舉
當時文士以奇詭相尚文體破壞公痛黜其習務求平
淡典雅士子初怨怒罵譏　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
復正今經義之敝依託聖人之書而空疎不學其害乃
什佰於奇詭有司拘牽流俗奉文具已行事無敢起而

正之世患無歐陽不患無二蘇今之蜀猶古之蜀也吾子學博而才高鑑明而守正益行必勉之毋曰一隅轉移天下之機自此始爲吾與子有厚望矣於是相與酌酒鄭重而别

送周光禄歸養序

甲寅春吾友光禄周君得請於朝奉其親歸養也予歌南陔白華二詩送之或謂予曰二詩之逸久矣先儒皆以爲笙奏有聲無辭子安得其詩歌之歟曰否予所歌者束晳廣微氏補亡之篇也或曰古鄉飲酒禮燕禮鼓瑟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說者謂小雅鹿鳴之什凡十篇而終以南陔白華蓋古帝王之盛其道極於朝會而始興家庭故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文武之世君臣朋友兄弟得其敘東

徒戌年得其時福祿以綏陰陽以理賢者各獲其所萬物盛多而時和年豐如鹿鳴以下所咏可謂太平之極效然皆以南陔白華爲之本今束氏以戔戔之辭欲補前人之亡其於此義豈有能窺萬一者歟曰若奚輒訾束氏爲我盡玩其辭可矣南陔之篇一則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飧再則曰馨爾夕膳潔爾晨羞而猶恐其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孝子之相戒以養如此斯其爲孝友大矣白華之篇一則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再則曰脩脩士子涅而不渝而不欲其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孝子之潔白如此斯其爲廉恥大矣夫由一人之孝友而推之

人人無不思孝友由一人之廉恥而推之人人無不思廉恥則天下尚有何事之未治何物之未遂而萬化萬理孰不權輿於此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宋氏之意亦若是而已矣其可以出於後人而少之哉周君年甚壯其才又甚盛當膂力方剛經營王事之時一旦舍去其官專求色養之樂乎懽人將疑為匹夫之孝也故歌此二詩以推明其意周君且曰夫夫也實獲吾心為之逌然一笑其必能信乎言矣

送王給事歸楚序

予偕王君雪洲同入史館讀書三年予罷官歸君改給事中旋出為山東叅議今年春予補官北上訪之德州則知君未赴官坐事落籍久矣入都之日有為予言君在諫垣數上書論事言甚剴切當國者大怒斥之外復借他事削其官予退而竊歎國家置臺諫之臣使之指陳是非論列利害知之惟恐其不言言之惟恐其不盡也傳曰興王賞諫臣今不賞之而怒之可乎怒之不可而又借他事斥之可乎予憶君憤懣鬱塞必有大不平于心者及見君時萬目睍中猶殷殷以時事為念曰某

跌當興其與當去語刺刺不休至叩其上書事則又深咎已之不能委曲開牖以成朝廷納諫之美而有負拔擢任使之意絕無纖毫尤悔之色噫君之用心與人殊如此可異也太觸雷霆犯顏色之不避鈇鉞之誅以博強諫之名意氣之士倘或能至于不知身之寒而惟以國之屯為憂不怨上之棄我而惟以君之未報為慼則非忠愛之誠根于天性而又學問者不能也君於是乎不可及矣予初入館時見君軒眉抵掌談笑古今絲分縷析竊謂此文學之選也及君為言官慷慨激烈奏事不撓則又謂此骨鯁之士也

令乃知君忠愛之切與學問之深又如此予之識君曾不數年而屢見其不同歆為今日之稱君者遂足盡其生平也哉抑予又有感焉君家南楚之鄉屈平宋玉怨誹悲歌之濡也其流風遺習必有存者而君忠厚和平之意油然以生始知地之不足以移人而賢者之能正其俗也君行矣沅江之濱澧澤之畔猶有昔時悲坎廩而悼失職者乎聞君之風可以翻然而變矣

送衛檢討調霸州判官序

讀書之於吏治果二焉否耶論者言儒生學士謨謀廟堂之上不當責之為吏為吏有民與社錢穀獄訟簿書期會左牽而右掣前跋而後疐儒者有所不習即習之而憤懣勞苦其心有所弗樂居也是說也予常疑之世之言儒莫盛于孔氏之門季路治蒲子夏為莒父子游為武城子貢仕于魯衛而冉求仲弓皆為季氏宰未聞其不為吏也西漢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兒寬皆儒者以經術飾吏事而東京卓茂劉寵之徒悉由文學為循吏彬彬稱於時儒之不當為吏然耶否耶於戲今

世之吏恣睢葸瑣固不足道若其錢穀獄訟簿書期會號爲辦治名能吏亦不過徒事簿迹之間赫然稱美而天下之元氣或反因之日以削吾獨以爲儒者非不治錢穀也而必有惻怛愛恤不得已而去之之心非不治獄訟也而必有如得其情哀矜勿喜之心至於簿書期會常以通時務識大體爲先倥偬急遽之中從容弗迫而事亦卒無有廢蓋能吏之效儒者恒兼之而儒者之所爲視之若迂鈍而於人心風俗實有無窮之益固非能吏可與知也昔孔子稱高第弟子之爲果爲藝爲達未嘗不重其才而他日告之爲政者則曰無欲速無見

小利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初無取於後世之才之爲兩漢吏道之美亦以能從事根本亦爲纖細之治一時毛鷙之吏自詡其能而終莫之及由此觀之吏之所尚在此不在彼斷斷然矣檢討衛先生調霸州之判官霸爲京兆治而判實佐州有吏之責人謂先生儒者經明行脩不當以吏苦之故爲脩道爲吏所以然如此倘曰古今風氣不同古之吏不可爲今之吏則予誠陋儒之言而讀書之與吏治果二矣若此者亦非予之能知也

予爲此文成或語予衛先生久在館閣負時望今今佐州實非當具此官暫而已豈必以吏事責之

予曰吁是何言也居其位則敬其職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在內在外一也其可以暫而忽之乎嘗見歐陽公貶夷陵時與尹師魯書言前世名人當論事感激不避誅竄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戚戚嗟怨無異庸人雖韓退之不免宜以為戒又近人被貶傲逸狂醉自說我為大不為小某今後惟有益勤職無飲酒而已於戲前人之用心與世俗相去奚翅萬萬耶然歐公書中復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則似亦未能釋然於此可悟此念之難遣盡也夫君子之道不奢人以己然而

勉人以所當為予文不工竊附贈處之義先生其
知之矣

送江侯擢九江守序

昔宋向敏中除僕射真宗意淇甚喜賀客必多密使人覘之還報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賙其庖中寂無一人帝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至今史策傳為美談余同年江侯同知吾鄉事未三期督撫文章論薦一旦陟九江守以去九江大府也太守美官也秩真二千石九疋之堂旋黄以表覲能談於軾卑建於旟不可謂不榮矣人意侯必色喜而自受

命旬月以來余一再見之其氣沖然其貌抑然余雖欲置一賀辭不可得又嘗遇經其門值侯出車騎導從未

嘗少加丞之稽蓋佚之於官職其能耐者如此夫世之
不能耐者起於視其官太重視其官太重則得之沾沾
以喜不得悄悄以怨利害有所不必擇而毀譽是非有
所不及顧此孔子之所謂鄙夫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者與新息語梁松凡人既貴當使可賤如
卿等不可復賤耳余持此說相今人自朝廷公卿大夫
至一命之士揣其情與勢豈有可復賤者乎廉恥弛於
有位而禮義衰於習俗此皆不能耐之故也佚之重不
在乎官則其所重者可知矣佚之政績可書者甚多而
余獨於沾沾舉此者蓋昔春秋之善觀人者往往於舉趾

高卑執玉俯仰一嘆息一歌詩間決其人之休咎故信侯之遠大斷斷在此然則侯之能耐者寧止一官而已他日居殿陛之上爲左右輔弼之臣獨持難進易退之節使人主不敢以爵位利祿輕量天下之士非他人必江侯也

送某郎中請告序

國家之用人也為官擇人乎為人設官乎則必曰為官擇人矣士君子之仕也量而後入乎入而後量乎則必曰量而後入矣夫為官擇人則非其材之勝任必不肯漫然與之而苟其量而後入則雖强與以材之不勝任而亦必不肯漫然受之也唐虞之廷可謂盛矣禹平水土稷播穀契敷教皐陶作士夷夔之禮樂垂之工和之矣伯益之鳥獸所主之大小不同終身一官而不相易無他材各有所宜也孔氏之門一時以為儒將相之器然由也欲得千乘之國教民有勇知方而已求也足民

而外禮樂則俟諸君子已亦也宗廟會同願為小相而已何其秉材之少也後世則不然一人之身方使之治戎又使之主計方使之典禮又使之明刑即令其材無不宜而歲月之間人與官未相知而心與事未相習冀其有所展布斯已難矣然國家漫然而與之而士君子又漫然而受之吾不知於義何當也今某君自外入為某部主事未幾遷某部員外又未幾遷某部郎中而君遽請告以歸人咸竊竊焉惜乎獨賢之君之材誠無不宜耶奚事矯為也君之材有宜有不宜耶則古之大聖賢人有終身各治一事而不相兼者而況於我哉嗚呼

古之道不行於今久矣習壞壞而士皆勇進而怯退毀
茲而望一官惟恐其不得矣而君爾如此夫國家得一
材臣不過收一人之用爾得一量入之臣則可以風厲
天下使人人思受祿不誣而知為官擇人之義則君之
去其可貴也夫其所繫豈淺鮮也

送汪驛丞序

王者設官以治天下曷嘗有一職之可輕而一人之可忽乎哉余觀周官所載如遞傳掌廐之屬其職至猥而其人至微矣然昔單襄公之假道于陳以聘楚也謂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有大咎而當之候人荷戈與梃能盡厥職則國人歌之以爲賢似乎國家之治亂人才之賢否皆繫于此其果得謂之猥與微者與蓋嘗以今之制考之于古而知今之驛即古所謂遞傳寄寓施舍也今之驛之丞即古所謂候人之掌也而其職之猥與人之微更有甚焉者故語天下之冗守

至于驛語天下有官守之人至于驛之丞以為畀瑣齷齪無與可否之列即其人自視亦以為畀瑣齷齪果無與可否之列者也而忽告之曰國家之治亂人才之賢否皆係于此有不流汗變色掩耳卻走而不敢信者哉然予少時竊聞父老言明崇禎帝時方陰尚節儉大臣希上旨奏減驛遞十之七八於是西北之民向之力役其中者無從游食悉竄入山谷為盜其後亂兵一呼叛者四應斬木揭竿而起不二十年而明遂亡天下以古之所載證予之所聞驛之所係如此而謂司其事者無與于治亂賢否之數也然歟否歟里人汪生謁選吏部

得陜延安之甘泉驛丞陜故秦地而延安又明大盜之所從起也其人獷估雄鷙悪靜喜亂而閭閻之乏衣食者每依驛為生生之官其地也可曰我職猥而人微無所用其心歟而或謂王者設官之意不明于天下今之仕者率以勢位相臨至如卑末之吏困于承奉奔走之間生雖材惧其無以自奮也是殆不然君子居其位則思敬其職故乘田委吏雖聖人有盡心于此者矣生其勉之哉往欲爾職服勤不懈安知上之人無有留心政治如畢裘公曹之風人其人耶然則予之言非獨為生告亦欲使在位之君子聞也

送中書舍人汪君序

人之最穎者康強無疾形充體悅神茶而精固而其最不顧者尫羸疾苦嬰於其身故無疾之人忽語以疾則怫然怒而苟其有疾亦必憂愁抑鬱若桎梏之貫體惟恐不脫去也獨今之士大夫不然仕宦不適意其私情有所避與就無故輒自移曰疾而都大官享厚祿者雖其有疾黃馘而傴行跛曳而踰閾甚且喘呻痿痹之間矣卽至利敏而終不肯輒以疾告嗚呼疾之在人顯而易見非如學問心術之不可知也而其有與無難定如此吾嘗靜而觀之彼有疾者詭為無疾其害於心大矣

若無疾者自詭為疾不過以仕宦之不適意使其一旦居高位則雖有疾而貪戀瞻顧嘗必有甚焉者其害於心豈淺鮮乎老子曰兵莫憯于志莫邪為下人知有形之疾而不知無形之疾有形之疾時其起居節其食飲已爾無形之疾中於人心而發為世道之禍固非俞跗之能療而藥石針灸之可施也已矣乎斯其適疾已乎中書舍人李用江君居京師三載勤於其官會當遷忽移疾去蓋君有親在堂年高矣欲見其子甚君用是憂思成疾急請于朝棄其官而歸吁觀君之疾其諸異乎今士大夫之疾矣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不得於君

則熱中熱中之疾淂失交攻於前愈進而愈無厭故已

之爲難慕父母而疾則淂見父母而止君今歸服其命

服拜二親於堂下擊肥烹鮮手捧一卮爲壽一家之内

優游怡愉和氣充塞我知其霍然而起無疑也人或有

以疾勞君者則應之曰昔者疾今日愈其亦可乎

送吳處士序

嗚呼士之不貴於世久矣非獨世不知貴士士亦不知自貴焉聞之語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說者謂周自文武來薪槱棫樸之化世德作人士皆守禮自敬重而秦之君暗嗚叱咤奴僇其士士亦化之寡廉鮮恥而少士君子之行吾獨以為不然夫隨俗習非不能屹然自立而聽氣數為轉移者齊民之事也若夫士豈世所得而貴賤之哉周之士固貴矣而秦之士豈果出於賤乎人徒見儀衍睢斯之流陰陽捭闔巧伺人主之喜怒以覆取富貴世皆羞稱之亦不知此孟氏之所譏妾婦爾

彼圯上之老人魯之兩生商山之四皓夫獨非秦之士歟而可賤之乎予少時則知揭李吳處士以志節高嘗世今年聞其入都二三故舊外未嘗輕造一人慕而悅之數請乃得見與之語無所不通茫乎莫測其涯涘窺其室几案閒然視門外之車馳馬蕃若飄風驟雨之過而嗒然不知有身世也噫異矣哉吾竊歎

國家定鼎以後

二聖相承作人之澤遠追有周之盛而自在位以至韋布於附洪涊士氣之賤反甚於秦漢以為怪今得一觀處士乃信天下未嘗無士人特未之遇也然則世之䟽

焉其冠裾焉其衣于于焉列吾前後左右者其可名之

士也哉於處士之行書以送之且志吾感

送宋生歸廬陵序

廬陵宋生藻學於翰臣張先生先生沒生留京師試畢將歸再拜向予別予對之喟然而歎昔孫叔敖死優孟為其衣冠抵掌談笑楚王見之驚謂叔敖再生欲以為相孔融與蔡邕善有虎賁貌類邕融引之上坐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型於戲之二人者其相似者容氣象間耳猶能動人如此生履道秉義一言非先生不言也一趨非先生不趨也吾每見生未嘗不思先生焉即欲不以先生望生哉其敢乎邵子有言人者百二十年之物耳生死修短不可期而道之不可一日絕傳於天下故

人壽有盡而以人傳人則無盡睹者不憂其身不存而
憂其道之無傳先生之傳今在於生願生毋諉生之往
矣我何以益生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疏患心亂於飢寒
行移於風俗學術轉於邪說有一於此則生雖日言先
生之言趨先生之趨祈為先生愈工而先生之去生愈
遠矣欲強附於優孟虎賁之論豈可得乎勉之哉生其
毋虛我之望獨予與先生同官寧六年中間出處不一
晚得交於先生往復如響最水末與方幸私淑之有資
焉而先生則既逝矣歷戴生在而先生之微言緒論猶
可以聞所未聞今生一旦翩然舍我而南此予之悵悵

中懷而不能已一言者也

送醫者沭君序

益予少有羸疾年十八九僂然扶杖而衍醫者沭君為予言天和陰陽六氣之宜虗實寒煖五臟九竅之變令絕嗜欲屏人事日以方藥相其疰之緩急而治之予蹇處之室蟄焉之臭達於戶外而查滓之棄餘如丘陵如是者二十餘年春其言不敢怠疾日以瘳而體日以固予用是益歸功焉若沭君曰不然自吾採斯術以游於世也所接之人肚羸強弱不一其狀然壯且強者聞吾言輙慢易之躭飲而無節溺淫苐而不知戒至於精枯髓竭枵然者形而已矣而晝夜之間戕其生者靡弗為

夫是以疾一揆而不可救而羸弱者得吾言惴惴焉如死亡之立至終其身不敢妄行則恒足以自存吾焉知子之羸非子之所以長年者耶以羸者得吾言能自攝猶如此使壯且強者聞吾言鄭鄭宣而保固爲又何如哉言已別去復太息曰吾告子保身之道盡此矣匪直身也國猶是也古今稱富強莫如秦之始皇漢之武帝是二君者侈心詰大虐使其民而不言營竭府庫之財而自以爲無盡非猶世之湛酒色而不知止者耶漢武晚節悔艾懂而不亡而秦之君不覺悟不再傳而宗社移於他姓非猶戕其生者之疾一揆而不救耶夫禍者

福所伏福者禍所倚古之帝王始之兢兢終之業業詩
書之文丁寧告戒與吾所言及其壯且強節宣保固有
異耶無異耶其亦有聞之而不慢與易者耶予曰有是
哉向以君為良醫今乃知君為良相雖然吾不足以語
此君姑行請書之以俟醫國者

送吳脩齡序

太倉吳君脩齡今之振奇人来游京師與予居處三年君素事佛尤好神仙而獨不喜儒者之言予往過執非先王不稱古昔不道君以二氏之教導予而予則以儒規君然予殖業淺落而君學廣而問多智高而詞辯予雖心知其故不能難也每與鄢陵梁君曰緝長洲汪君苕文會飲一室梁君蔬食奉佛精禪理汪君博學多通欲無不知以成名三人者相見輒劇談世外詼奇迂誕之事君既雄辯而兩君復佐之予益不能和俛首黙睡君攘袂瞋目呼予不應則申申詈不止率以是為常今

歲三月君忽聞江淮間有異人裹粮棄妻將往從焉予留之不可因而竊嘆術家方士之言聽之可喜而卒鮮成就若捕風繫影之難即也故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為之而無功君獨奮其匹夫之志銳然求之將欲餐風吸露與古之所稱神人者並斯亦壯矣周公孔子之道不出日用之間若駕輕車策駟馬而抵康莊宜無不可至而余自求疑就傅罔勉聖賢之途迄乎既壯而未有聞也其何以自解於君哉然予雖偃蹇頹廢每聞君之詆訶則流汗變色中夜而起欲求其在我者繼絕學於既墜則君之排除不為無助今君既遠行而梁君奉命

西出汪君雖官於京而予以親老欲謀南歸人生聚散不常求如向之從容談笑不可時得矣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國恒亡予恐自此以後無有見予之过而姍笑之者必將耽於晏安自暴自棄而白首而無聞也則於君之去能無𧹞然懼也歟雖然歐陽子有言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皆待其疑焉而後攻之可也君之行或翻然長往如徐福東遊而不還則非予所得料不然則途窮而思返他日翻然悔悟與予共勉於儒者之道未可知也姑為此言以俟之

送欒城沈侯序

日者滇閩二叛繼作諸方震動予嘗告人今日最急有賊之處宜用良將以殲賊無賊之處宜用良吏以安民人問奚謂也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然必有所藉而動而民心國之恃以立也民心定則賊無所依藉矣譬諸人身寒暑勞傷何時蔑有然必有所乘而入而元氣者人之恃以生也元氣壯則邪無所乘矣漢劉濞作難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相繼而起皆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然其時欲反者諸侯耳漢之民不欲也故周亞夫得堅壁以挫之卒不能西壤尺寸之地而身禽國滅魏

毋丘儉諸葛誕前後造逆內據形勝之區外結疆鄰之
援然其時欲反者儉與誕黨數人耳親之民不欲也故
司馬氏安坐制其命不踰時而兩人之首懸於闕下竊
計今之叛臣其氣力不加於彼但我
國家混一三十載無日不以愛民為事而所謂牧伯守
令有斯民之責者卒不肯奉行
上旨未知民心能如昔否耳今宜乘賊未熾中外之地
盡去其剝民自奉者並選循良有智勇之吏安撫鎮定
之勿使境內秋毫驚擾賊之蠱誘煽惑俱無所用然後
以大師臨之脅從之徒自然潰散而渠魁坐縛有期矣

聞者迂之笑而不應未幾滇賊陷黔陷蜀陷湖南閩賊六陷全省所在翻然應之長吏不降即竄今又數月矣賊逆天犯順宜僥倖一日之勝逞其奔突而反深溝高壘旅拒王師斂兵不戰此非無意也蓋覘知內地之民蹙蹙靡定而吏又荼之毒之潛遣細人啗我叛弁及一二姦民脅令為亂今浙西江右及江南宣歙處處告變蜂屯蟻結誅之不可勝誅使我之兵東西奔走不遑食寢師日罷財日匱而欲坐收其斃可憂非小也嗚呼既亂之地無可如何矣未亂之地長民者豈可幸其無事不改故轍泄泄然肆虐於上乎夫民甚卑而難玩甚弱

而不可欺人視為團羊牢豕而龍蛇虎豹不猛於此也人視為鉏耰白梃而堅甲利兵不銳於此也平日睊睊胥讒疾視長上特無因而發耳一旦小有警側窜然勃然我知其勢不可遏矣由是言之求良吏不更急於求良將萬萬哉今嘉沈係之欒城而其民得一良吏也庶勿謂我所治百里之地我所牧一邑之民而已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庶能如是人亦效之如是天下之民皆主伯亞旅天下之地皆金城湯池内憂不作外難不起賊失其所藉而不立就殲滅者未之有也夫天下皆迂我言矣能必庶不迂我言乎雖然不敢不以告也

送錢季霖先生入都序

梁溪錢季霖先生有道之士也嘗一至京師相國魏公待以賓師之禮今年春相國具書幣招之或問予曰相國其知人能得士者歟公卿不折節久矣今相國以先生之賢略貴貴之勢隆尊賢之禮巖穴之士聞風興起孰不願造乎其前哉余曰唯唯否否相國為天子重臣坐廟堂宣教化宜進賢為國以共理天下區區勤延攬廣結納乃近世士大夫博名高者之事吾知相國之明必不出乎此也荀卿之述周公曰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乎

有餘人而君子非之謂周公之禮者賢歟當薦之於王以共天位不賢如之何與為禮也公孫弘自以起徒步致宰相于是起賓館開東閤以延賢人然元光元朔之間海內多事上之求賢勤矣弘在位七年未嘗薦一士蓋堅書之以志譏非志美也相國豈不聞乎或曰子不通時變古之宰相皆自開府辟士士之仕進舍是無由也今之銓除一命以上悉歸朝廷具羅天下之士則以科目先生而欲仕乎有天子之科目在毋事相國之薦舉也予曰是何言歟科目之設以待士之懷珍負奇翹翹然自奮于功名者先

生之賢雖强起之猶虞其不肯出也其可以科目羅之乎若謂薦舉之典不行於今則
本朝開國以來救
詔諸公卿搜訪山林遺佚之士令結綬而仕者尚有其人未聞禁其薦士也相國服官有年其見之多矣或曰然則相國之眷眷于先生若此而久不聞命何也予曰吾知之矣士之效一官擅一職者因其長而位置之不難也先生之賢如古所稱宿儒大士宜在上左右備顧問漢李太尉嘗言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自頃被徵初至海内望若神明未幾毁謗布流應時折減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令之與昔人情豈有異乎夫大臣之
舉動天下所觀聽也薦一士焉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薦一士焉而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相國之望先生者
重以厚其待先生者敢輕以忽乎哉書曰則克宅之詵
由繹之鄉相國之于先生聞其名而思見其人今又三
年則既克宅之又由繹之矣子姑俟之相國必有以處
此於是先生行有日矣爰述斯語以祖其行

贈嚴胡李三吉士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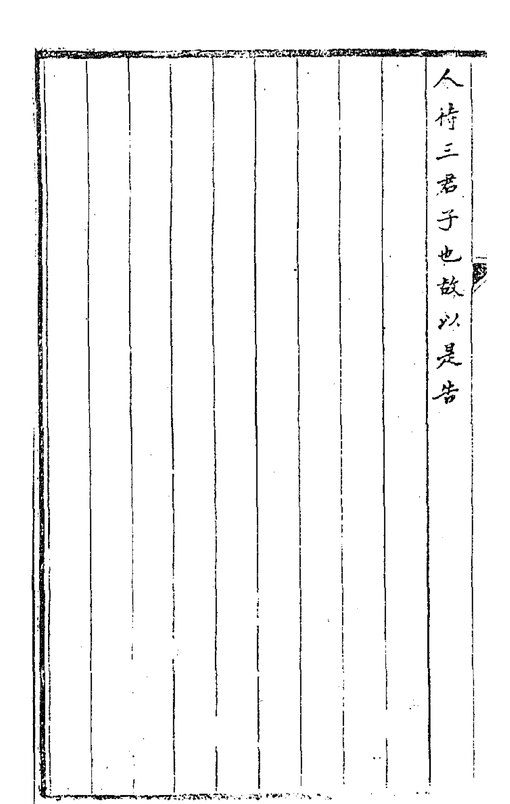
今上即位三年南宮貢士百五十人

上既臨軒策之賜及第出身有差矣復拔其尤十七人為庶吉士而餘杭嚴君江寧胡君臨桂李君與焉予攷庶常之設昉於前明而

本朝仍之不改每三歲殿試諸進士後必選其年少才美者入館讀書命學士二人為教習官給筆札供廩饌自月無閒蕬遴之〻精而待之〻渥如此夫士起徒步之中躋侍從之列優游渠近而人不以為嫌揖讓公卿而衆不以為傲故儒生學士皆嘆為極榮然今之人見

為是官者拘謹端飭無所短長其事權不足制人榮辱其議論不足搖人緩急則又群訾謷之曰是何所職業而奚足重輕為而其人亦遂因之嗒然自喪嗚呼是殆未取國家用人之意而深思之歟夫朝廷之官内自部寺之長外迄郡縣之吏無不各有所司獨以儲才育賢之地不可以簿書期會之數縈其思慮使之虛靜純明以居其德器而潛心於六經百氏之書熟究乎天人古今治亂成敗沿革興廢之故優而休焉漸漬以深焉學既有成矣而後畀之重任以當天下之事而無顛躓不克勝之患然則其職誠亦易盡而其業亦有未易觀者

與上之居是官者勤講肄之功博辨說之數精於思而不雜純於氣而不撓其知之明必欲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不周其才之克必欲達乎天下國家之宜而無不得將朝而乾夕而惕以辨其職考其業之不暇而人之訾謷奚恤焉不然悠忽歲月忨愒從事徒欲希光席寵為身榮而已人之訾謷即不及而曠職廢業之誚何以自解也哉雖然事權制人之榮辱議論懸人之緩急此令人之稱為足重輕者也明國家用人之法辨臣子職業之方此令人之竊笑為迂而不欲聞者也則予之言無巧益甚其訾謷也乎予幸與三君子游不敢以令



人待三君子也故以是告

贈供奉高君序

唐穆宗與柳公權論書法公權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改容知其筆諫也嗚呼人臣之愛君無所不至納約之道亦何者不可盡其心哉今吾高子以書法受知
主上供奉
内庭恩寵冠一時公權之事吾不能無望於高子也雖然吾嘗讀唐史文宗夏日與衆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帝擊節嘗歎同時諸臣俱遜莫及而千載之下亦以為美

談吾獨病之夫文宗朝内則閹豎擅權外則強藩跋扈天下騷然值此盛暑顛連之民愁咨於中野載何戰鬭之士暴露於疆場又幾何帝優游宮禁一不之省而徒以夏日之長為樂然昧於厥艱矣吾意公權是時必且借詩託諷如宋玉之告楚君此大王之雄風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庶幾感悟人主之萬一彼薰風殿閣之句工則工矣於義曷取哉且詩之為道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辜而聞之者足戒其於人臣之進說尤便也公權之於君可以筆諫獨不可以詩諫歟

今上軫念多事宵旰圖治固不可與唐諸宗比然臣子

忠愛之心無盡高子侍書之暇時時被
命獻所作詩若文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吾故以公權
望之而又以公權之所不能進之也高子勉之矣

贈吳明府序

三韓吳侯治錫六年矣先是甲辰秋侯政成報最陟行人將發會部議以錫舊令缺賦額若干欲留侯代墢其事始行於是侯復治錫錫之民相與語曰自侯令吾邑而老者待以養少者待以教也一旦司衡者奪之去吾方恐號呼奔走請留於上而不獲也今不俟請而復以侯還吾民其有幸乎則治治以喜錫之士相與語曰不然自侯令吾邑而老者待以養少者待以教也雖然人皆有奉法守公之節朝廷有褒勞勸能之典以侯之賢而司衡者格於例淹之一邑而不盡布其用其有不適

然者乎則戚戚以怨余聞之愀然曰民之蚩蚩知利其身家而已言之近於私固也士之言似公矣然亦豈遽為知侯者哉夫君子之為政也急其在乎己者而緩其在乎上者修其職明其業在乎己者也高爵以厲之厚祿以報之在乎上者也在乎己者竣而圖之不敢不勉在乎上者聽之而已何庸心焉且夫人惟不急其在乎己者則己果急其在乎己者則職誠有不易修而業誠有不易明者矣夫百里之土萬家之氓在今視之則一邑之長也在古視之則公侯之國也國之中老者咸遂其養矣猶必作而思曰果無一人之不失所乎國之中

少者咸若其教矣猶必作而思曰果無一人之不率迪乎推而極之則博施濟衆堯舜以為病而文王之聖不免視民如傷也僕之心豈不然乎而何暇及乎區區之祿位也哉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蓋非以勞之為美勞而不自有其勞之為美也夫勞而不自有其勞者豈眷眷焉詞令色笑之間陽示其不伐乎彼其心實見夫職之難修而業之難明故其矢之也誠而出之也摯其德既盛則萬民服而上下歸之夫德至於上下之所歸而高爵厚祿舍吾焉往又豈待求之而始至哉今天子視遠如邇嚮意親民之吏倚以共理之功而司衛

者體　當寧之念以用人伕之急乎在己如此則上之
爵與祿有雖欲縻之而不可得者矣吾知民之沾沾以
喜者終不能留俟而士之戚戚以怨者必有以慰其望
也

贈白進士序

康熙十四年五月陝西進士白某言逆賊亂秦臣郡延安騷動願奉尺一詔問道疾之臣里宣國威靈撫其良氓誅一二不逞者計旬日臣郡可定書奏報聞余方屬疾聞之蹶然興索衣冠造君邸視君再拜乃出嗚呼賊背天無道戕殺大臣攻陷洲郡秦之民非樂附之也劫於倉卒之暴耳君生長西陲熟悉地勢險易人情虛實又世為延望族行誼信於州里銜命而往譬以順逆禍福強者殲除弱者解散其功固可

契戾致而我與君獨有深慨焉者蓋士大夫不以身為
朝廷用久矣卜式有言主辱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兵興
以來於茲兩稔其有奮不顧生冒險犯難為國家豎立
一事者乎大利大害所爭呼吸之間夫豈一端往者不
能追來者豈盡無可及其有不避雷霆之威痛哭流涕
以安危成敗一抗論
黼座之前者乎向也賊在門庭今也賊在堂奧中外泄
泄置罔聞知偶一人言及則動色相戒閉目搖手而不
敢應君新進小生未嘗食一日之祿感激知遇遽欲以
七尺之軀凜然為縣官効其死此吾所以撫膺太息發

憤而起顧為執鞭而惟恐不得者也
天子覽眺博求思致非常之士君秩既卑而公卿在位
又無為之保任以故言未即用雖然漢七國反周亞夫
至洛陽見劇孟喜曰吾謂諸侯已得孟〻今無動諸侯
不足憂一介之士隱若敵國然人視之為向背如此君
之賢什伯劇孟自拔而來吾意其鄉父老子弟必且曰
白君往矣吾屬作賊必無成他日身膏蕭斧何面目對
白君翻然改圖求殺賊自贖免污名為天下笑此情與
事之必然者斯語也予當不妄矣

贈靳轅明府序

事有出乎世俗之難能而士君子之相期則有進焉者以其人嘗為之事不止乎此也士方困約時特立獨行一非義之不為一非禮之不犯孑孑焉獨善其身足矣及其見知于世出膺天下之務受一命牽一城上而臨我有人焉中而接我有人焉下而望我有人焉利之當興何事害之當革何事我之得自行其意幾何我之不得自行其意而必請于上而後行又幾何嗟乎斯之謂難則誠難矣蓋孔子論成人亟稱公綽之不欲而他日又言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何耶

豈非以恬靜寡欲者治一身則有餘而成天下之務或不足耶令歲夏予過江都江都人嘖嘖軒轅令君不置謂其自蒞任以來清虛澹泊終日惟啜菽飲氷未嘗以毛髮累民信乎特立獨行于之爲世俗之難能者也然予竊慮之江都爲揚首邑南北之衝大吏多駐節于此冠蓋翕集𢙢民雜處吏人多舞文亂法又其賦税雖不及三吳諸邑之半而近日功令嚴迫細民困于誅求爲令于其間有上而臨之者矣中而接之者矣下而望之者矣若盡自度利果盡興而害果盡革歟我之意果無不行而請于上果無不獲歟使其利盡興而害盡革我

之意無不行而請于上無不獲也君其可以卧而治也如其利未盡興而害未盡革哉之意尚有未行而請于上有獲有不獲也君宜夙興夜寐以圖其難毋曰一非義之不爲一非禮之不犯孑孑焉獨善其身而令之事已盡乎此哉善乎歐陽子之言曰爲利而不受財道固當爾建功立業然後爲賢嗚呼斯誠可謂士君子之相期而異乎世俗之陋也予與君同舉南宮竊慕古人贈處之義故爲是說以進噫君其慎藏吾言毋使他人見之驚恠而竊笑也

贈族弟杲序

宋蘇文忠南遷過泰和邑人曾安止獻所著禾譜文忠美其温雅詳實為作秧馬歌又惜其不譜農器時曾已喪明不克為後其姪孫之謹續成之凡耒耜耨鎛車戽蓑笠銍刈篠蕢杵臼斗斛倉庚厥類惟十附以雜記勒成三卷乃始大備余嘗讀其書而著之夫農之貴於天下久矣古者四民各業俊者為士朴者為農而工商不敢與之齒吾吳在禹貢為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今國家之賦率取於東南故視農為尤急比年以來人始游手好閒棄田而不耕至有畎畝之子問以農事諸

而拱手而不屑道況其所謂學士大夫者肯援筆而志之乎此吾所以有感於昔人也余世家石浦以農為業明正統間文莊公為大官稱名臣子孫始移入城習仕宦而文莊弟橋東公依外家居安亭至今後人服先疇不廢安亭故瘠土而族弟某為農歲食九人當此人人厭耕之時獨能勤四體自竭其力如此可謂賢矣間一至余所叩其所習質以曾氏之書語率多合小有違者則風土異宜古今不同使然獨其言撮數法畝必倍收與古氾勝所載區田相類則又曾氏之所無恨其不知書不能稱述以告來世余竊祿於朝久而無補方將乞

歸退休於農就族弟而學焉辨租稅給公上之暇相與
講明其術試之有驗嘗特取而記之以補曾氏之未逮
此區區之志而未知能践與否也

贈秦劉黄三子序

予少迂且戇尤畏見人不得已與俗一接輒面赧赭漲目四顧竟日不成一語人皆呼之為騃及與二三相知促膝密坐微說古昔旁據時事則滔滔汩汩數千萬言若決河東注遏之不止即予不解其何故也然自考生平所生落落寡合終日之外其迹如掃故能言之時常少而不能言之時常多梁溪有三子焉曰秦樂天劉沛然黄夏孫三子者出處語默不能盡同皆好學問遠勢利沖乎有道君子也予客梁溪兩月三子朝夕過處踪跡甚密凡古今帝皇聖賢治亂興亡之迹仙釋神鬼怪

誕不可究詰之事無所不言旰飯食宵廢寢三子者不知何取而嗜於予予亦不知何幸而得嗜於三子也昔魯人有善織屨縞而欲適越者或謂之曰子善屨而越人跣行善縞而越人被髮扶子之所長而遊不用之國欲無逢窮而返得乎予足屨縞之長而見棄於時逢窮而返也數數矣噫孰使予多言而忘其迂且戇者非蓋三子也歟

贈王生序

古先王為天下後世而立師者何其隆也於家有塾於黨有序於術有庠於國有學莫不有師矣太學之禮雖詔於王無北面而當憲老乞言之時天子方自比卑幼袒韝鞠跽以薦其物諮其辭說而況庶人子弟之事其先生長者乎然竊怪古之時凡朋覯會同聘問燕享以及朋友相見必有玉帛筐篚羔雁雉腒之贄以將其誠敬而表其歡心獨於師弟子之贄闕而弗詳豈其即其於士相見之禮而不必特著其文與抑古者大夫為太師士為少師雖閭里之師皆王聘之以食其祿於官而

受業從遊之士不必自修其敬與春秋之時學校衰師職廢士始以業相師洙泗之濱學者三千人而夫子亦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朱子以為修者脯也十脡曰束意即所謂師弟子之贄者豈其時士之賢而為師者不得食於官而亦贄弟子之贄以養與又豈其時之師即有視贄之隆殺以為教之差等而夫子特為此言以明師之道在彼不在此歟今世郡縣之學皆有官名為上之所立實無教化之事而士大夫之家延請士人以為子弟師亦古家塾之遺也然其為師者我異焉奔走乎權門黃緣乎巨室皇皇然較贄幣之多寡量飲

饌之豐歉而不知師之何事也延師之家亦如巫醫卜祝百工技術之流計其直而食之而不知師之何職也以故為弟子者挾冊而嬉側弁而俄傲睨其師而不以為怪夫古天子之尊不敢北面其師而自比卑幼之列今庶人子弟皆得慢其先生長者而視為固然推所由來皆起於為師者不知自重而惟勢之求之故嗟乎王制既壞食祿者不能為師而為師者不必食祿士內困於饑寒而外棄於妻子其不能無動心者勢也然師之名非可販而鬻之具也乃以謀食之故而至於此良可悲已當此之時而有卓然不囬以斯道自任者視古不

更雖與王生某教授都門有以厚贄延為子師者待之不及禮拂衣去人皆嗤其戇也予獨聞而善之因為述先王立師之義而慨然令昔之變使知生之不淂為人師也乃生之所以為人師也

贈房興公序

予自己亥舉進士識關西房君興公又十四年相遇長安道上盖君以縣令高第行取入京候考吏部司官與予述其治邑事井然悉有條理他日過其居門庭閒如下簾垂地終日不見一人予喜告人曰朝廷得一良吏部矣未幾

命下則吏部已别除人而君以例候他部需次用或以告予予曰噫嘻此予所謂房君堪為吏部者也國家患吏道之多雜皆由銓曹諸司不得其人必欲得公正無私之士而任之其選擇較他部稍嚴矣而世之仕者也

是官之美爭先求之以必得爲快夫不澄其源而欲制其流得之不以其道而望其塞倖門絕私竇有是理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房君負挺特之材而進退之閒斷斷以道自守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房君者惟其能不爲吾是以卜其必能爲也今之論人不問其材品但計其官資之高下故有不知誰何之人一旦爲大官人皆趨走辟易耳而目之轉相欽奉自古之道言之則惟視其人何如耳茍非其人雖居其位不謂之堪也果其人其位雖不至堪者固在也東漢荀淑陳寔位不過諸侯相亭邑之長而負公望數十年海

內不以為忝魏明帝問可謂司徒者於盧毓毓舉處士管寧次大中大夫韓暨次司隸校尉崔林太常常林夫三人魏之貴人而寧以處士居其首身不膺一命而當時言宜居公位者必及之此豈繫乎為不為耶房君茍能守其介然之節終身不變雖為天子大臣可矣予既以語容復書以贈房君予也蓋令之迂濶而不合於時者使知此言匪以諛君蓋用以益望君之志

贈梁逸民序

明隆慶萬曆閒吾邑有高人梁伯龍以能詩歌善度曲稱於天下往聞故老言伯龍身長八尺虬鬚虎顴音吐如鍾好俠遊所至諸侯王爭客之稍不當意則拂衣去同時詞客悉與交驩橐中携投贈詩文常數百軸蓋其歿垂今百年矣而流風餘韻在人耳目閒百衆今歲冬予見其曾孫逸民狀貌溫然儒者出其詩示予蕭閒散遠有亭亭絕塵之致世之以詩名者莫能尚也而窮老無所適雖同里之士未有知稱道之者其先後所遇之不同如此予竊觀史傳所載高人逸士棲巖隱谷群木

石友毘冢老死不見知而不悔然千載之久猶得想望其人者蓋其時恒有王公大人畀躬戢體虛左擁篲以成其不屈之名否則必有工文章善紀述者爲之闡其潛德而發其幽光始不至泯滅而無聞於世若君之先人是已今君年垂五十足不越跬步之間名不踰州鄙之外既無王公大人畀躬戢體虛左擁篲以成其名廉幾得一工文章者而托焉𠕅雖慕爲文詞而又筆力薾弱不能行遠而垂久然則君將何所藉以有見也豈高世之士或傳或不傳亦有幸有不幸歟抑天之靳惜名譽過於富貴福澤而豈於其先未免嗇於其後歟吾聞

之蓄之深者其流長發之遲者其澤遠以君之學績行

幼如此將來或有覽予之文慨然興起貴君於生前而

揚君於身後其亦未可知者而君姑有待也哉

贈王生宗瀚序

人之樂有賢哲之親者何哉為其作之有所自述之有所本故易行而學易立也蓋作之有所自則家庭之閒一言動一色笑無在非提命也而教有不行者寡述之有所本則服勞奔走之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無時非觀法也而學有不立者乎記曰良弓之子必善為箕良冶之子必善為裘豈不信乎哉嗚呼果如所言則凡世德之家宜其繼體相承代有聞人矣而衡古今以來哲人賢士之後殫休儷美克嬈其先者恒寥寥也吾嘗思之而得其故矣為常人之子孫易為賢哲之子孫難為

常人之子孫則一才一行有可稱道已足表見於世矣
爲賢哲之子孫譬諸仰喬嶽之巔而培塿之不可與凖
高卑也臨江海之涘而溪澗之不可與量深淺也是豈
必朱均之不肖管蔡之敗類而謂之忝所生也哉必如
武王而後可爲文王之子則凡子之稍不如武王者皆
有愧於文王之父矣必如子思而後可爲孔子之孫則
凡孫之稍不如子思者皆有愧於孔子之祖矣由是觀
之人之有賢哲之親雖甚可樂而亦甚可懼也王生宗
濰奉其父命衆從予遊欲得一言以爲贈予謂生之尊
人冀王氏讀書樂道不求聞達雖其名位未致通顯而

毅然負儒宗之望斯今之哲人賢士也生年方少才行卓犖克自表見雖然為常人之子則有餘矣為異王氏之子則未可以自滿也昔文王為世子之法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子思學於曾子聞忠恕一貫之傳作中庸以翼論語彼一聖一賢者豈非世所稱絢齊數歟者哉然孜孜汲汲日不遑處有踰中人之困苦其淺卒享賢聖之名追媲其先而不愧生如有意乎此也歸而求之家庭之間服勞奔走之下當思其作之之難而述之之不易勿廢乎其所以故而益勉其所未學庶幾乎以釋其懼而有其樂也是則予之所以語生也夫

李映碧先生壽序

世之進頌乎人者富貴壽考子孫衆多如是斯無不足矣吾則謂爲是言者以諛世俗尋常之士則可耳若夫大人長德其立身行事世所表率者豈可以是稱之乎予嘗讀宋人筆紀文信國未遇時一術士見而歎曰公豐順廣顙長身山立歸然福德他人莫與比也允季有以南台大夫抗節袁廷玉相之曰公大貴大厚福無量當竭忠秉節名垂後世公必勉爲由此觀之昔人之所稱福德者如此北豈世之所稱福德者乎雖然天之於人甚愛惜富貴壽考子孫衆多常不如其愛惜名節

故富貴壽考子孫衆多常不吝以與人而獨是名節之
介或百全而一毀或有初而鮮終偶一差跌終身敗壞
盖古今以來𥙷完人者鮮矣管夷吾之仁也魏元成之
忠也而出處之會君子不無遺議焉况其他乎予少時
則聞昭陽李映碧先生之賢在前明為名諫官以侃直
稱於天下及少長則丁世故先生已杜門不出絶意人
事獨予以姻婭故時獲侍先生見其至性敦篤舉動不
苟每言及明末人才消長國運興廢之由則流涕嗚咽
竟日而不能已私心竊嚴重之會
我朝初定海内捜羅遺佚方旌之招日下巖谷舊朝之

老律冠結綬者項背相望先生之門銘書方廣壬焉獨
堅辭引疾僵臥弗應者如是者又將三十年嗚呼士大
夫平居矯語氣節以為他日致身可操券而驗及夫疾
風起勁草撕板蕩遇忠臣少稍〻事故寵辱亂於中利
害怵於外回惑錯互自喪其所守者何限欲如先生之
立志不屈始終一節者豈可多得哉然則先生之所就
若此雖其富貴壽考子孫衆多一之不具君子必為贊
美稱羨而況乎其兼備無遺又世之善頌者無以加也
今歲先生七十同里諸君以先生壽儀寫於寬有過從
之雅欲製文為壽而屬詞於予予不敢以世俗之諛言

進而歎為述其生平之大節如此昔信國之子仕元為學士以文行稱而先生諸子皆有聲於時幼子倚江乙錫鄉薦尤多文采禮遇氣駸駸進用又信國初至燕元欲用之信國曰吾義不食他姓祿若蒙元主恩願以黃冠備方外顧問則其初念亦未嘗必欲引決也我朝以寬大為治未嘗絕人之進取亦不強士以失節故先生得白首丘園優游茂陰以享夫天年養其所遇較信國獨優他日天子崇重耆老試以安車蒲輪起先生於東海之濱徒而問道如其子之陳疇者此又吾輩之私願知不足以

當乇生之一噯也

徐進士母七十壽序

古之仕者不出乎其封故進而事君也竭其夙夜在公之節而退而事親脩其溫凊定省之儀洽其饘飽酒醴腊膏之具亦罔有闕夫是以公與私兩便也其或銜命於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上之人猶爲之殷勤油體勸慰其下一則曰不遑將母再則曰將母來諗四牡之詩是也逮及既衰任使不均而行者痛勞者怨然下之人猶得哀痛迫切號呼於上不曰有母之尸饔則曰憂我父母祈父北山之詩是也今之仕者其亦然乎否我國家幅員萬里士沾一命即惟君所使

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仕而舍其父母妻子比比皆然上之人無有如四牡之殷勤以慰其下下之人亦無敢如祈父北山之怨誹以聞諸上嗟乎先王之制必也好於而家然後康於而國爲有用人之力而忍絶其私者耶然而尊卑濶絶其來已久天下之願仕者衆在上者不能周知而徧恤之亦其勢之無如何者也吾以爲勢之無如何在上者不能不聽之矣而下之有親者其於進退之間尚可審擇而自處爲吾友徐子舉進士將授官會江南漕糧獄起吏誤入姓名籍中坐罷選徐子顧沾沾喜曰吾親在今而後吾得專力以事親矣於是奉

其太夫人家居魚菽以代大庖之羞輿杖以代文軒翚
服之飾蓋不以己之失職為憂而但以親之得養為樂
也自徐子失官十年以來同時獲譴之人稍稍湔雪相
次登用人咸謂徐子宜急自暴陳乘時奮厲以赴功名
之會而徐子如弗見聞若恐一日徵書在門奪其膝下
之色養嗚呼若徐子者可謂能自審擇於進退之閒矣
雖然韓退之稱歐陽詹生之親以為欲其子之顯榮詹
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
樂也蓋世之為人親者溺於勢利之榮而不知道義以
為養多矣徐子雖孝微太夫人之賢不克成其志如此

君子謂徐氏母子相得益章也於是太夫人春秋七十
同里之士方謀介壽而請文於予余不工祝嘏之詞而
為是說以進太夫人聞之其亦可忻然而御一觴乎

夏景初先生八十序

予年十二三侍先大夫側則聞數稱道邑先正青巖夏公之賢曰我少從師遊其人往矣而流風餘澤在人耳目間不衰小子識之今世無復斯人也言已肅客入則又呼予曰小子知之乎此吾師之子景初君也予於此時始識先生嗣後先大夫宦歸先生輒造吾家奕碁飲酒竟日夜予侍狎習時從旁嬉笑先生以小友視予不予嗔也稍長與先生之子秉卿同庠學相好如昆弟先生之孫成六復遊於吾門蓋葉氏與夏氏之交四世矣予成進士連歲官京師家人入都必問先生起居安否

家人歸先生亦必訊予遊宦作何狀予請告還里先生復至吾家往來如先大夫時又數年先生登八十歲月遷變不足惟我於先生特重有感也予生也晚先大夫盛時賓客不及見惟記歸田後時時過從先生與鮑翁彥鄉周翁旭初三四人而已先大夫棄諸孫予兄弟煢煢靡所恃見先大夫之客如見先大夫焉然予親覩鮑翁年八十餘其子不能養寄食友人家周翁亦年八十一子單弱因已殘更事盛夏匍匐亦日中不得休予為請之令始免蓋自王政既闕而老者必需子孫以為養其失所而無依者多矣獨先生有賢子若孫服勞奉事

故紛紜叢垢之態不以滑其天和而坐臻優愉恬適之樂此世之人交為先生幸而予之所嘆惜而不能已者也先生年雖老意氣如少年尤好微說往昔多言青巖公與予大父贈中憲公交遊故事又言己與先大夫及世父同館讀書館中冊籍几案花木竹石俱有常處庭中置盆缸水畜金魚百頭予外曾大父少白王翁晨起潛入館賺學徒不在取魚數頭籠袖中急趨去諸學徒匿屏間睨視竊笑歷歷在目昔李少君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

令予踰四十顛毛種〻而先生所説悉予先世數十年
前事吾家子弟聞之竊疑先生直百歲以上人世之稱
先生八十者妄也

吳封君壽序

山右古唐魏境其土風偏厚俗尚敦厖民皆織嗇力生鮮外慕而士則崇禮義重名節彬彬然有卜子夏段干木之遺風予雖未至其地而習聞之言風俗之最近古者莫山右若也逮予入仕以來接四方賢士大夫甚衆而中心獨往私淑之惟恐不當者遂遂得之山右為多竊謂風俗與時升降天地之氣不能久而不敝而在上者之德意教化又未聞獨厚於彼也而其所以然者何哉於是復疑其鄉必有父兄長老篤守高曾之規矩以訓廸其子弟始於一家一鄉漸推於一國故能傳之數十世弗

替而賢者輩出顯榮光大於時也比與慈水吳君銅川
遊君間告予少學無師自為諸生迨成進士皆其封吏
部先生親教之君令確山先生嘗戒以勿負家世清白
嘗一至官舍見君澹處蕭然喜謂君吾始諒汝心令乃
信汝事矣及君官吏部則又諄諄勗以清慎勤一歲中
書數至無一語及私予然後一旦豁然向之私心擬議
謂必有父兄長老之教洵不誣也君又告予先生久餼
於庠丙辰歲當貢入太學得官矣以將榮封遂以讓其
鄉人退老於家予聞諸之君子積學殖行莫不欲推而
達之天下至於遇不遇則有天焉然必入孝出弟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人者以為吾雖不得身為之矣而門人子弟有能學吾之學見諸施行則與吾身為之無異也今君屢銓衡為 國家進退人才其建豎正未有艾君之志即先生之志也而何以勿仕為嫌哉君之同鄉在朝者屬予為文為先生壽予既重諸公請又因先生知山谷風俗之美與賢士大夫之多所以然故為樂道之并以賢於君如此昔東漢張酺歷仕至公位父常居田里酺每遷職輙一詣京師適會歲節公卿羅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時人榮之君方官於 朝而先生康強無恙或幡然而來一省其子予得掃几杖從諸賓後拜

請一言之益當必有日矣

姜西溟尊人壽序

古之善言事親者無過於孔子孔子之言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為孝矣夫人子之於親莫不欲遭時奮身期一日之通顯列鼎而食選殽而奉以娛其親庶幾滿乎其志也而孔子猶惓惓於菽水之歡若以事親之量無有加乎此豈無為而云爾哉吾嘗見今之仕者汲汲如不及問其故曰為吾親也而一命甫膺身非己有其或不幸而出于荒邊側境山陬海澨之間炎風朔雪之侵陵蛇虎蠱毒之扼齧既不能守其親而弗往又不能御其親以偕行往往憂愁鬱積莫可告語陟岵而悲望雲而

歎又或名高者招尤才盛者遭詩勢位爭軋語言乖忤大則婁斧鑕具桎梏小則罹竄逐遷謫之災罪及所生未有一朝之養先貽教世之禍嗚呼所謂遭時奮身期一日之通顯列鼎選教以娛其親者非若人耶由前而觀為人親者苟其子之不在側即日進大官之膳考鐘鼓之音其心當有愀然不樂者也由後而觀則履盛滿蹈危機禍患之至拔足無所雖欲使其親饜甘哉菽水之供何可得歟吾不知親之於子欲其僥倖富貴嘗試不測之險乎欲其安常守素永保天倫之樂乎古之君子始於事親而終於事君非廊廟之為累而畎畝之為

適也覲在不敢以自許之誠為是爾吾友姜君西漢積學敦行屢困于有司居常戚戚自傷賤貧無以娛親將以某月某日歸茲谿爲太公壽乞文於余恐其中未能釋然也故爲稱述孔子之言而推明其故余雖未識太公素聞其有學問賢者也必不以吾文爲妄而君見此亦可以憬然無憾焉

章太君七十序

人子之所以為親壽者吾知之矣椎剝肥韋網擢蠡蠃飪鯽胹膏撰五味之珍以為膳撞鐘伐鼓絲匏桐篠繁嘽和會進以窈窕蹈舞應節備五音五采之美以為樂此富貴之士得遇於時者之所為也居窮而處約竭力以致養貧不能具甘毳殺色之奉無所致其情而獨求當世之賢人君子能文辭者作為詩文以發揚其親之德傳諸不朽此守道固窮之士所以為親娛者然也然而世俗之為人親者窮口體之適極耳目之娛則怡然樂之至於恬淡自得忘他慕而輕外物安心於菽水之

養則非賢者不能故人子之得壽其親者恒難而得壽其親之賢者更難宜乎賢人君子樂取而稱述之也吾友韋君升侯奉其母李太君服勞奔走備極孝敬庶幾古之所謂養志者矣而太君亦夙秉懿德安貧自守甘於其子之養不以窮達介處余嘗過其家一堂之上融融洩洩生人之樂無以加焉蓋誠有異乎世俗之為母子者今歲八月二日為太君設帨之辰君踵予門乞文為壽余惟君之意豈以貧不能具甘毳殽色之奉如富貴者過於時者之所為而欲藉予文以發揚母氏之德傳之不朽哉予則謂人子之於親無所欲舉天下之物

悉以致之而質實之子屈於勢匱於財恒不能快其所求富貴之士厚勢而豐財宜無不快其所求矣而獨欲得賢人君子之一言以稱述其親而或德不孚於視聽誠不彰於遠邇則賢人君子必靳而惜之不肯輕出其言以阿人之所好然後知人世之所有極紛華侈麗之觀皆可以力圖而惟此單詞片句之難得而可貴焜耀乎無窮也君之以是為親壽誠知所重而度越於尋常之見也哉予也道不足以信人言不足以行遠豈能為人之親計不朽者顧獨喜為文詞而又辱與君交觀知君之孝與太君之賢皆今日之難遇者也故不辭而敬

爲之序

壽金翁鎮寰八秩序

夫生辰爲壽非古也然猶近於古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其人子歲時伏臘于甘旨之外别有樂豊年而介兕觥者蓋無歲不舉焉未嘗必于懸弧之辰而致其殷勤也顧嘗觀于養老之禮又何多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適東序釋奠于長老遂設五更郡老之席位焉又于簡不帥教出征受成獻馘而入學必養老焉其他犒人共食羅氏獻鳩伊耆氏共齒杖而遺於司門之屬靡不致其職焉何養老若斯之隆備耶然則生辰爲壽雖不出于古其猶有養老之意者耶金姓出金天氏其勝姓

獨早後此子姓蟬聯隱顯不一仁山氏為功于理學此
尤其較著者今于吾金翁尤足慶　金翁鎮寰少年負
有為之畧氣岸不群其家于逵也世為著姓而翁更奇
偉為時所推重其為邑也以赤玉封書其為州也以青
拔換秉誠有廉敏足稱者其為政仁而不苛勤而積德
以故年登耋耋神明不衰子孫繩繩有荀龍劉驥之盛
將來之俾爾多福未可量也今者夏五之月為翁八袠
錫其親友要予一言以為頌予請得終夫養老之義焉
昔者鄉飲酒之禮設介僎之位歌鹿鳴之詩百拜而後
飲詩終而即出弟尊禮備憲老之誼獨優焉暇今以金

翁當此太平之逵尊誠有不䍐者夫生辰爲壽非古而
以此象桂之又安壯而不近于古耶因書之以爲壽

大宗伯王先生文集序

方鵠嘗見蔚州魏先生之集而歎為至文竊念當世學士大夫從事斯文甚衆務多以明博鉤深以為遠窮年矻矻用力綦瘁矣而考其所存不出詞章訓詁之間獨魏先生之文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率然矢口出必根於道義本其身行心得發之為言不屑屑雕章琢句而渾厚敦穆之氣使人對之正襟斂容而起愛起敬也丙辰冬宛平王先生復出其集授方鵠使卒業焉既董次為若干卷喟而興曰美哉二先生之集何其異曲同工乎伏讀先生集中上告君父中對友朋下訓勉其門人子

弟累千萬言其不歸於忠孝道義者尠矣教人為學斥去新奇可喜之論準以踐履篤實為主其不本於身行心得者抑又鮮矣蓋先生之學同故其文亦同譬之水然江河淮漢為名各别滔滔汩汩日行萬里而滙於海則一然則雖欲求其異豈可得也而先生之修辭原本於六經出入於史漢諸大家包㸃然而光怪沖然而長則又世之枯心腐毫專力於文者幾以加焉方為不肖少溺於俗學晚始悟古之為文所以明道非苟作者嘗欲以是告之天下而愚且賤人莫之聽也今一見之魏先生矣又復得之先生二先生為世宗工言動人所師

仰語不云乎登髙而呼擊不必疾也而所及加逺今而
後學士大夫皆舍其詞章訓詁之習而以正人心明學
術為本務其自先生此集始矣

星公子詩序

余嘗讀秦風至車鄰駟鐵小戎無衣諸篇所言皆田獵馳驅攻擊戰鬭之事慨然想見其時之人矯健雄鷙躍馬賈勇之槩下而婦人女子亦知有赴敵死綏不敢含怨之意何其剛勁如此竊意五方之稟不齊東南之音柔婉而西北之音猛厲得之於天距今雖數千百年當有終不可得而變者星公子生於秦其居即河渭之間詩所為戚揄載騎同仇偕作敵愾仕宦又數躓數起不得大展志於時發而為言宜乎多忼慨壯激怫鬱不自持之致而吾取其詩誦之和平溫厚無纖芥頹其土風

者寔地氣有時移易今之秦非昔之秦焉柳星公子所
操之音尚欲獨異乎其鄉也噫吾知之矣人之可得而
限者風氣也不可得而限者學問也風氣之偏惟學問
可以救之星公子學道有年其造詣深矣而或區區拘
一偶之風氣淺其詩之變不亦隘矣哉柳又聞之昔先
王既采天下之音陳之觀其風歌之貢其俗而又吹律
定中聲以示之準使柔婉者不降於弱猛厲者不入於
傲無一人不欲納之中和之內今日
聖主在上如有意乎轉移世運一道德同風俗之事則
星公子之詩其權輿耳矣

雲起樓公讌詩序

己酉十月吳侯伯咸張宴於雲起之樓坐客十人皆四方之豪英與邑中之名彥也余以非才謬厠其列酒酣樂闋授簡賦詩人各二章既成屬為之序余惟先王之道一張一弛蓋古之善為政者既勤其職業矣而聽事之暇必有臺榭遊觀之娛賓客過從之樂優游焉泮奐焉使其耳目聽之所及無不可資神明之助今之仕者不然其或緬州下邑刑政稀簡名為稍稍無事而四境之內僻仄陋挾無山林岩壑之美文人跡罕經輪鞅鮮至所與接者一二吏民鴃舌啅噪莫遑與語則其所以游

目而駭心者蓋寡矣而東南諸大縣如錫之比則賦歛之繁獄訟之賾徒役於此俛首朱墨之間左律古牒群吏環擁雁行以進雖有傑特之才時不得食勞不得休堂皇之下無敢過而問焉與之語探奇搜勝文酒歡謔之事不過咨嗟歎息穆然神往而已然則侯令者豈與二三君子登山而凌雲天泉而撫月謝氛埃之溷濁極觴詠之流連豈易得此一日乎余既感斯遊合於古張弛之道而又羨侯之才從容肆應不為繁劇所困臺榭遊觀之娛賓客過從之樂他人欲有之而不能者惟侯獨得而有之也於是乎書

江南韓中丞贈詩序

康熙三年六月

天子閔蘇州民重困命撤駐防大兵回旗下先是

詔書未下前數日駐防大帥聞將撤回羣縱卒為暴臨行又多索舟船丁夫糗糧芻茭稍不稱意則鞭撻吏民人情洶洶於是巡撫都御史韓公悉心籌劃早夜拮据日坐堂上左治軍行所需資用若干毋令空乏使彼籍口閒則騎馬周視城內外禁遏亂虐凡兩月軍盡行民不知勞事皆辦集遠近士民焚香合掌詣公拜祝者擁擠庭下如山讙呼之聲震動天地公禁止不能止流傳

京師予適在史館聞之踴躍起歎曰嗚呼上下相感之神也有如是哉世之宦于東南者皆言吳人傾險難治其吏民舞文亂法而巨室大族又多驕滛縱恣為之長者雖加意撫綏之不知有感恩報德之念于是吾吳自泰伯以來數千年仁讓之俗重為人所詬厲今觀公之施于民者如此而民之報于公者又如彼不啻響應之從而桴鼓之答也然則世之言難治者然歟否歟夫在上者莫不欲得讙忻愛戴之情于下而在下者亦莫不欲致讙忻愛戴之情于上二者往往相期而不相遇何哉上之人以為威力權勢足以操縱其下而無事求民

之情下之人喘喘然惕于上之威力權勢奔承奔走之不暇雖欲獻其情于上而卒不可得蓋四方之民皆然非獨吳人而已也然予觀今之天下奉璽書杖旄節以鎮撫其民者衆矣問其農夫則相慶于野問其商旅則相慶于市問其士大夫則相慶于朝各出懽忻愛戴之情欲獻之而唯恐後求如我吳人之于公者未之有也豈不任威力權勢以操縱其下而焦心勞思之以曲求民之情者必然而他人不然歟抑豈恩之而必感德之而必報上作而下應獨吳人然而四方之民未必皆然歟則雖謂泰伯仲雍之俗至今猶存而天下之最易治

者無如吾吳人未為不可也嘗考我吳自明設巡撫以
來其卓然可紀赧稱不絕者惟周文襄公忱王端毅公
恕為最端毅之去文襄纔四十年而公之去端毅已二
百年吳人懽忻愛戴之情欲出而獻之工者三百年之
間僅再見焉此其人尤非易得而其事尤非恒遇者矣
然父老言文襄在吳奏減糧額數百萬甫上疏而即報
可在廷不得閱其說端毅時妖人王臣挾內璫橫行吳
市立捕之斃于獄然後奏聞葢二公之得行其志無所
掣肘者如此今公之撫吳目覩閭閻之疾苦驕兵悍帥
恣藉賊衽為人孽害所遇之難百倍二公之時而公不

動救危措斯民于衽席之上其所造又過于二公之功宜乎吳人懽忻愛戴之情欲致于公者發而不可禦至于此也於于是在朝公卿皆為詩紀其事而予吳人也尤樂道其所以然者以為公之著績在皇家紀功在冊府無佚區區之頌禱而我吳人恭事長上不敢背德之俗得因公而無詒厲于世是誠不可無述也

蔡樂天詩集序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嗚呼士讀書學道誦法先王而槁項黃馘湮沒而無所表見詎不悲哉夫其所以無稱者豈非以言之不立也行之不修也言之不立而行之不修人之不稱之宜矣言之立而行之修而人棄不得而稱之何哉杜欽谷永漢之名人也而梅福變姓名為吳市卒其時無有稱之者矣王謐殷仲文晉之名人也而陶潛棄其官隱于一鄉其時亦無有稱之者矣然自今日而觀之人之稱之者其在欽與永乎抑在福乎其在謐與仲文乎抑在潛乎則意君子之所謂稱者貴乎

一時而又貴乎百世也以予之荒昧寡識衍乎天下之
大所見知名之士為世所稱者衆矣言之亦而稱之修
者何人哉其言與行之交至而無媿者則梁溪秦君樂
天是也樂天為人落落穆穆可敬而不可踈可親而不
可狎與之遊處慶意俱盡使其得遇必不為歉與承仲
文與謐不得遇必能為福與潛惰乎世之稱之者少而
間有一二稱之者則又徒以其詩也雖然吾觀樂天之
詩如昔人所云質而實綺臞而實腴彷彿與其人相似
而今之工詩者皆為嘈咗鏜鎝之音爭雄于擻調氣象
之間則恐世之稱樂天之詩亦未必得當其實也夫不

信于俗必合乎道不有聞于今必有傳于後則樂天之可稱者斯有在矣其母没〻乎一時之名哉扃樂天命于論定其詩故為極言之如此

漁洋山人詩集序

昔杜牧之答莊充書以爲自古文之有序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與足下並生斯世而欲序足下未已之文甚爲不可余竊以爲不然君子涵無乎中而致飾於外亦涵有乎中而不表見於外者其人之言不足以垂世而行遠與而吾比比焉徇時俗而寵譽之是導佞而貢諛也恥孰甚焉其人之言足以垂世而行遠與則雖與吾並時而生將宗師之不暇而詠歌之而稱述之其可後乎聞持此意以相今人海內能言之士不爲少矣人自以爲班馬家自以爲曹劉一言未出諛音四起考

其音義十不獲一余雖未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稍是於心嗚呼豈今人之言果無當於古人與抑瑰奇傑出之才世固恒有而予偶未見之與予友王貽上弱冠舉進士文章之名遍滿天下不以予爲弇鄙一旦出其詩數百篇屬爲之序余觀貽上之詩根情苗言華聲寔義上泝國風雅頌之遺下極漢魏三唐才人之致蓋有乎中而表見於外者也非無乎中而致飾於外者也其言足以垂世而行遠如此予雖與貽上並生今世即欲不詠歌之稱述之豈可得哉世之君子讀貽上之詩而奮然以興油然以感磨礲濯磨以祈至乎古立言之□無

輕言著作而為識者之所姍笑斯尋幸也已

嚴蓀友詩集序

昔予誦錫山倪瓚元鎮之詩蕭疎澹遠脫然塵壒之外私心慕其為人然常怪元鎮負其逸才不為世所知疑其感慨激烈拂鬱不平之槩勃勃不能自釋而其詩固無有也其後華學士子潛王僉事仲山先後棄世壯年嘉遯及取兩人詩讀之惟怡情適志于湖山林酒之內未嘗一語厭薄軒冕以自明其明然後知昔之人或遇或不遇其中皆有夷然自足者外物不得而攖之非如沽奇弔詭之士徒驚世而駭俗也竊意錫之風土清嘉山川美淑之氣結而不散故高人奇士代產于其間于

之想慕而未見者庶幾訪求而遇之蓋藏諸懷久矣而今乃得之孫友嚴君君為貴公之孫其才智文采可以騁力于仕進而二十餘即棄諸生優游環堵不求聞達無動乎其中而亦無怯乎其外通國之人皆高其行而君初不自知也故其集中之作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和平融融然渣滓泥垢與之俱化所為蔑然自足外物不得而攖之者歟嗟夫沽奇弔詭之士入河蹈海長往而不顧其言以名利為韁鎖圭組為尾磔一篇之中再四致意惟恐人之不信余謂富貴貧賤惟其所遭而沾沾言之不已此其心之所存可知也人能破千金之壁而

失敗于破釜能掯萬乘之國而變色於簞豆若君者庶乎免矣推君之志可幾于道雖以元鎮方之猶疑其未能及也而予早墮世網常欲一念屏去自託于子潛仲山之徒而人事牽繫忽忽未能徒執筆而序君之詩何以爲情也乎

董秀才文集序

十室之邑三家之市生其間者出作而入息饑食而渴飲目之所接不過桑麻鷄犬廬舍阡陌而已忽有告之者曰秦之咸陽楚之郢鄢齊之臨淄即墨大國之都會於是攘臂躡屩而游焉及見夫車轂擊人肩摩噓氣成雲揮汗成雨則驚詫愕眙變色而却走問其所為衢術之美人物之富象犀珍寶珠玉錦繡百貨之需闘雞走狗蹴踘六博美人儒子挟瑟鳴箏風俗之千態萬狀則茫然莫得其故無他智蔽於其所不知而氣奪於所不能料夫誠有限之者也予樸遬寡學於六藝之旨百氏

之書未能窺其萬一閒弄弱翰為文詞自娛邃園所謂十室之邑三家之市之比也吾友董君文友不遠數百里緘其文寄予命為之序予受而讀之凡為序記書論傳贊銘表雜著若干卷樂府古詩近體又若干卷嗟哉灝瀚政如秦之咸陽楚之鄢郢齊之臨淄即墨大國之都會無所不有雖辨博洽聞之士猶將望洋而嘆矧以予之樸遬寡學驟而見之其驚詫瞪[?]眙變色而却走也不亦宜歟雖然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固不敢與秦楚齊諸大國之都會齒[?]然出作而入息[?]饑食而渴飲其間仍有未嘗不同者然乎否乎君才遠過予而顧以序見屬

豈毫釐得失之間亦或有同焉者君其許吾乎不許哉

乎予於君文所能知者諷詠之讚嘆之不能知者姑置

焉以俟他年之有得更從而論定之此予所以承君之

命而不辭於君者也

周曾秀才詩序

惠山在東南一卷石耳無層崕峭壁𡾰特詭麗之觀無興雲沘而觸石膚寸之功無虎豹龍蛇楩柟杞梓奇怪不可辯狀之物而名聞天下者豈非以其泉耶盖自唐陸鴻漸張又新之徒搜奇剔異得斯泉於灌莽間飲而甘之品為當世最而後之好事者舟楫輿馬接踵重跡爭欲一識此山啜其芳而漱其潤則知以一泉之故而為山川增重如此況於賢人君子博聞有德之士挺生傑出於其間耶南林周君家惠山之旁讀書樂道其品有類乎斯泉者篋中有詩數百篇發而觀之若所謂層

崕峭辟𡾲特奇詭者興雲洩雨觸石膚寸者虎豹龍蛇
梗楠杞梓奇怪不可稱狀者則又無不有矣使操觚之
士有鴻漸又新之徒為之張其數偕君之名旦夕可滿
天下為此山增重若予者但能披幾覽誦啖芳漱潤以
自附於好事之徒而已復何言哉須何言哉

徐太學北遊詩序

古者士之相見也不可無因而合必有羔羊雉腒之物爲之贄以將其意而恥其無文也則又有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其觀蓋自周衰遊談之士蕩於去就相見之禮始輕而爲贄者漸不可問先王之制于是蕩然矣然予觀唐宋以來制科既興而陳子昂韓退之歐陽二蘇之徒往往出其平生所業詩若文以贄於公卿貴人後進之士靡然效之雖稍異於古之爲贄者以吾論之被羔禽皮布之飾不過託於物以將其意文之小者耳若詩與文則精神才智之融結人之極愛惜者一旦出

以爲獻酬之具其爲文不更大爭且士之相見儐介之傳命拜跪之須數而侍於尊者始視面中視抱終視面倉卒之頃者有不能盡攄其懷者矣此固非羔鴈皮帛能逮也而詩若文則性情之剛柔燥濕學問之邪正是非大而君民事物政治得失必要小而方言偶語禽獸魚鳥卉木之微一展卷焉恍若與其人揖讓談笑於其際故吾以爲今士之相見不用贄則已相見而用贄誠莫若詩與文爲得也徐子孚若知名吳下已二十年今將升於太學太學固士之藪也吾知徐孚此行亦能不與人相見而天下之人亦爭欲一見徐子此其間不可

無贄而徐子果盡梓其詩以行徐子之詩才甚高學甚充體裁精而正變備當世之贄之美誠無有及之者矣夫古者羔鴈皮布以贄於人也受之者必為陳酒殽幣匪壺矢燕樂之具百拜以肅之詠詩以既之蓋所以報之者甚不輕也詩與文之為贄其不同於羔鴈皮布明矣則所以報之者宜何如哉陳子昂韓退之歐陽二蘇之徒固無藉公卿貴人之延譽也而其時公卿貴人或推之或輓之發聞其行業而張大其聲名不僅酒殽幣匪壺矢宴樂之為矣以徐子視前人豈有忝乎則今之公卿貴人所以待徐子者豈可不加之意哉徐子勉

矣哉此贄以往其有虞左延之恣擁篲迎之分庭抗禮尊

爲上賓者庶幾不辱徐子之贄乎不然吾願徐子姑珍

重焉而無輕與相見可也

黄庭表文集序

婁上黄君庭表刻其集成貽書告予曰吾少不自揣束髮學為文輒祈至乎古之立言者六經之旨諸史之言此吾為文之根柢而盡心焉者也稗官野乘百家雜說以及浮屠老子之書此吾為文之旁及而靡不披括焉者也陰陽寒暑晦明變化之候皆吾為文之閲歷而未嘗玩時而愒日也名公巨卿耆儒碩彥之徒皆吾為文之師友而未嘗槁居而屏處也以吾才之弱識之闇而不敢自棄粗幸成就如此吾窮於世久矣人之視吾不堪其憂吾退而從事於文則胸中浩焉落焉無有踰斯

樂者此吾之學皇閣訣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吾
之曉曉自言而求真者豈以求人之譽吾也哉凡人之
妍媸不能自見而待鑑於物吾於古今人之文一字一
句櫛而字比之斤斤不安許可泛襍之請不敢辭也
吾之有事於斯集亦顧世之觀之者如吾之體直以規
我毋以吾之惜瞀而舍吾也敢以質之晉子吾子盍為
之序矣予與君生同里學同業又同舉進士相厚善予
之知雖不足以測君之蘊然觀君之用心專[illegible]矻矻強
力不怠誠有如其自言者矣語有之取精多者用物弘
又曰日見其益則損者至日見其損則益者至今君之

於文深蓄而淺發厚積而薄施而又不自滿假如此倘由是而益進不已則其所造豈可量哉因為述君之語以叙君之文夫亦君之微意云爾

家兄西南紀行集序

西南紀行集余兄學憂司理貴竹時作也兄少慕杜甫氏之詩遣詞命意一以為準集中諸詩尤沉鬱頓挫自謂不詠古人世之善詩者亦莫不云然也余觀子美少年釋褐即罹喪亂崎嶇奔竄僅達行在所謂麻鞋見天子涕泪受拾遺是已而性剛忤物見逐於時播遷秦蜀糧糗不充至採橡栗以自給亦幾憊矣然讀其詩惟惓惓於宮闕未復寇盜未殄若不知有身之艱苦者其至性之異人如此豈直語言之工已哉余兄成進士後坎壈十載始授西南一官泝長江涉洞庭跣〻隻影躑躅

蠻烟瘴雨之間旋以職事奉大府命從黔入滇數月之中馳走萬里及改調北歸形狀瘁瘠手足瘃皸家人相對無不驚惟名爲仕宦實無異於昔之投荒者宜乎胸中憤結不堪矣而發其詩觀之方且眷戀殊俗彰念疲民惴惴焉懼不稱朝廷之任使一飯之頃不忘君又蓋其至性有與子美如一者則言語之相類無足怪也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今之學子美者不惟此之是求而徒從事於律格調之間句擷而字比之模之愈肖而背之愈遠也不亦宜乎嗚呼子美值肅代之朝昏閽相繼孤抱忠悃卒不見答而余兄雖沉淪一邑猶幸

遭逢聖世

天子加意人才近閣奉職之吏有不次褒擢者知其必不替。久處此也然則古今人何必盡同而余之藉以相慰者其在斯歟

寄阮集序

秦太史留仙以二月過淮上王儀部阮亭奉使在焉曰子多作詩以寄我太史曰諾於其歸也錄途作諸詩其名曰寄阮集而屬余序之予觀太史儀部同舉進士風流文采為中朝士大夫傾慕迄今十六七年其詩文姓字無日不挂人口海內望之幾為耆舊黃髮之士矣而其齒俱才三十餘年力日於富而好學深思益不測其所至宜乎兩人相知之深而相得之甚驩也太史之詩不名一格而斯集皆南北行役之作方其入國門瞻宮闕排徊昔時橐筆侍從之地追念

先皇眷顧不腆擧韓莫及之痛又具同籍故人或入晋
御貳或出領旌鉞已獨久滯田里時移政異不能無少
慨於中故其言悄然而深黙然而光一唱三嘆咀咏無
盡兮終不與儀卿相闊闊未知其近自亦多作詩否胸
中亦有所感觸與否今請太史斯集當必爲之撫膺而
太息也夫士君子之道出與處爾然古之人有謂居魏
闕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者蓋忠君愛
國之誠根於天性不以出處之異而改也詩不云乎心
之憂矣我歌且謡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夫魏之詩人
食祿與否皆未可知猶惓惓於國若此太史家名興朝

致身榮近則其流連反覆而不能已豈不宜哉或者徒見其蒼源悲慨僅以為一身之感過亦淺之乎視其詩矣余故不辭而特為推明其所以然并示儀部許其知言否也

陸真秘笈序

山澤之士就枯槁而玩寂寞忽引之於聲色貨利之場必怫然有所不遑而王公貴人身都昌顯一旦欲舍其嗜好而使之蕭然靜處亦須刻不能安其居二者豈其性然哉亦其所處之地為之也然而山澤之士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遊其不接乎外物者久故外物之至況乎其若鶩汲接之漸熟而翻然自動彼史傳所載肥遁之徒不能保其末節而豢畜於富貴者多矣若夫王公貴人克自根拔於聲利之中而瀟然不滓其素則古今不一二見也嵇孔門之高弟必推子夏稱曰入聞先

王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而老氏謂云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其難如此然夫古之賢聖其修於天者有
獸至之情而勉乎己者惟異人之學安能履崇勢席隆
盛極人世之貽赫失守者而獨全其淡然之性不為所
處之地所推移也歟今我柏鄉魏公殆其人矣公少擢
發科登膴仕出入兩朝歷榮寵以他人處此鮮不蕩
心佚志於其間者而公澹泊不見可好反求乎理性精
研乎義利蓋知有貴而賤物故其貌沖然若巖壑之質
其心粹然若寒素之修蓋公之得乎天者既優而勉於
學者又至非苟然而已也公之撰著甚富近所編陸真

秘笈皆纂述前哲之遺訓所以節欲養性者而旁及術
家方士之書凡一言一行有合於道悉所不棄雖不足
以測公之蘊而其清遠閒適耿介獨立之致亦於此可
見焉固非王公貴人汩沒勢利者所可及而亦豈山澤
之士矯稱肥遁者可同日而語也其所謂獨全淡然之
性而不受推移於所處之地者哉雖然昔之人如張子
房李長源之流功成業遂莫不借神仙之說以寄其優
游之志然子房事雄猜之主親見韓彭之禍而長源周
旋李輔國元載之間幾不能全其軀是皆有所爲而託
焉者也今公際昌盛之朝君相一心言聽計行無所感

動於中而其素尚亦在乎爾然則公之意於是乎深遠
而讀是書者亦當慨然於其間矣

徐藝初字序

吾友徐君原一字其長子樹穀曰藝初而請予為文推明其義予聞之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蓋古昔聖人教天下以治其躬者多取譬於農夫之治其穀既耕之矣又必種之既耨之矣又必聚之夫然後安而享之而無媿甚矣穀之為用之鉅而藝之者之不可不盡其力也然吾觀穀之名不一自五穀而外又有八穀二十四穀以至百穀其種之美醜不齊而其用之貴賤各別藝之而不盡其力則已藝之而盡其力而不得

其所為美且貴者焉則雖竭其耕之種之耨之聚之之勤而安而享之之日不可以登簠簋加籩豆薦之明神而羞之王公及見其不可於是始追悔失其所謂美且貴者旁皇踟躕咨嗟嘆恨而其時已晚其氣已衰欲致其力而無由是故善藝者必慎乎其初嗚呼君之子產於世肯又彬彬然陶於聖人之教所謂美且貴者生而具之矣由此修禮陳義講學本仁盡其耕之種之耨之聚之之力以庶幾於播學以安之之日吾知必有登諸簠簋加諸籩豆薦之明神而羞之王公者自今以往尤宜勿負乎其初

二從子入鄉校序

古今士習之變何其難易之殊歟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上之人五師以教之其德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孝友睦婣任恤其藝禮樂射御書數必三者無一不備而後可以爲士而今庠序之內不過朔望請謁退修其呫畢之業以聽上之考校循故事而已故古之士常難而今之士常易然古之士業成材備則鄉大夫以賓禮禮之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以儲於鄉百執事之選無有淹抑在下者而今之士屈首揣摩以應有司之尺度薦於鄉者百不得一焉貢於禮部而策名天子

之是者千不得一焉雖有奇才異能舍是無以進故古之士常易而今之士常難由是觀之古之難者常在於己而今之難者常在於人歟夫其難在己者精之有身心性命之功粗之有殺律度數揖讓進退之節其蘊至微而事至繁矣然一旦反而自求其理渾然具足勉之不已卒無不至者焉而其難在人者獨足之以恩以徇人之好惡或得之此而失之彼或合乎一人而背乎人人故閭巷之士有束髮受書迄乎老死而卒無成是則古之所為難者未常終難而今之所謂難者乃誠難也雖然今之所謂難者誠難矣而求之而得之者恒不乏

人爲古之所謂難者未嘗終難而卒未見一人求之而又得之何也豈非古之士盡其在己者而在人者不求而自至故士皆黽勉於己今之士汲汲求之人而猶恐不我知也又安肯退而求諸己爲其無當於世者哉如是而欲士習之近乎古必不然矣吾不敢望之今人而於子弟竊用自勉也今遲與振綫之列名學官也儼然有士之稱矣其徒志今之難者欲抑漸進古之難者欲如彼志今之難則備其呫畢之業以聽命有司二子既知之矣欲漸進古之難則毋速成毋自滿必德行藝兼備而後可以爲士吾之聞于古者顧二子告也夫古之

所謂難其在今誠無當進取之數然于今之所謂難亦
未嘗有害也有志之士見乎已不慕乎人雖使古之難
有害於今之難猶毅然為之不顧况其可以兼修不悖
如此矣憚而不為於二子誠於古之難勉而致之而今
之難捨而俟之矣今之不古若而又豈特乎一家之幸
也哉

送許孝廉序

予與魏環極先生遊數講說書義先生嘗語予孔子告子夏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病其篤信謹守太過欲進之廣大高明之域所謂小人儒者亦言狹隘之至本末無足觀云爾予退而思之深有味乎其言也夫儒者一身天地萬物往古後今之理無不盡以屬之規模氣象爲何如此豈較錙銖守尺寸者一能勝任乎顧嘗以君子之道高大而靡窮君子之功切實而有序聖人之論君子不一其教人爲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適其以君子自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爾先儒論為學之方即灑掃應對之節充之不已窮神知化無不具焉若本其躬行心得之迹而自臻乎下學上達之妙然而賢智之士玩心高遠往往聞而忽之以為立乎其大者而學無餘蘊多博文約禮之功皆可不事未有一旦積累之勞而徒恃虛澈之意見冥情罔行恣睢蔑裂其不流為無忌憚無幾也夫驚高奇而厭卑近苦檢束而愛縱肆人之常情自此趨彼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勢故以子夏氏之由謹異端至目之為賤儒而其立教乎湯向門之士識為有末而無本似過於拘方者然一傳而為田子方再傳而為莊周

棄師說鼓其倡狂悠繆之談至今二氏竊之為世道禍
況如先生之言假以聖人之論异以至美之名而天下
安有不相率從之爭為窮大而無歸也哉故予以先生
釋若子儒小人儒正精終不若前說之為正欲復於先
生而未及也吾友甫州與予論狂獧以獧不如狂言有
類于先生者甫州在京師接名公卿甚多獨未識先生
而去頗以為憾予因以所聞於先生者告之并質以己
見焉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甫
草以之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予以之

纂修翰林院瀛洲亭跋

翰林院瀛洲亭叙自前朝諸儒嘗講論乎其地爰垂
昭代羣賢亦憩息於其間嘉名長在非比海上之荒唐
清禁相望直接天中於咫尺屬歲月之更移致風雨之
侵蝕周道未改傷茂草之忽焉遺趾徒存喜喬木之無
恙其等自勉承乏有志振興值茲
天子右文之時兼逢多士彙征之候欲副論思啟沃之
任必竭通經稽古之功簿書期會既不煩其心胸游息
藏脩須賴陶其情性則此室廬之偃仰匪徒觀聽之光
崇道德為地忠信為基當思締造之力廉恥為門仁義

為宅常厥出公之人頗獨力之難成藉衆勤而易舉脩
明舊制在此其等敢辭其勞與理廢弛冀諸君子共肩
其責各出俸資用襄盛典庶幾落成之日咸沐燕處之
安絃誦偕脩討論不廢浴沂舞雩之趣希子晳於聖門
吟風弄月之懷追茂叔於官舍上以揚
聖朝之休風而以存玉堂之故事敬書簡首竢聽嘉音